

# 排日移民法案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sup>\*</sup>

桑 兵

(中山大学 孙中山研究所,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关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前人多从孙中山本人的思想脉络中寻求解释,实则此事与1924年美国的排日移民法案关系密切。这一法案强烈的种族色彩,使得明治维新以来以脱亚入欧为目标的日本面临重新定位的抉择,各界人士从不同角度考虑是否应当回到亚洲的立场,与亚洲大国结盟的呼声渐起。然而,日本在东亚推行的强权侵略政策,令东亚各国对此反应冷淡。开始孙中山的态度也相当保留,直到日本国内出现反省的声音,而亚洲其他国家予以正面回应,为了实现国内统一,孙中山转而争取日方的支持。在向政府和政党求援不果后,孙中山将主要诉求对象转到日本国民方面,并以包括俄国在内的亚洲各国国民的结盟对抗列强的同盟以及日本政府和政客长期追随欧美列强的行为。因此,1924年底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绝非投日本之所好,得到处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有识之士的共鸣。他们对于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解读,与当时的中日政坛乃至后来学人的看法,有着不小的距离。

**关键词:**排日移民法案;大亚洲主义;孙中山

**中图分类号:**K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06)06-0001-13

1924年孙中山取道日本神户北上发表大亚洲主义演讲一事,学界关注甚多而备受争议<sup>①</sup>。看法分歧之处主要有四点:其一,孙中山北上为何转道日本;其二,以大亚洲主义为讲题,在孙中山是主动还是被动;其三,演讲的目的究竟何在;其四,演讲的效果如何。以现有的资料以及孙中山面对复杂形势不拘一格的处置风格而论,要想解决这四点分歧绝非易事。不过,造成这样难解之结的原因,或许恰好在于关注的目光局限于孙中山演讲的事情本身以及孙中山本人的对日态度。虽然这两方面对于理解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无疑至关重要,要想进一步破解难题,还须放眼关照全局,从当时中日两国关系乃至国际局势的整体,寻求解扣的线索。

1924年9月,就在孙中山赴日演讲大亚洲主义前一个多月,辜鸿铭应日本大东文化协会之邀,前往日本讲学。很少有人关注到这两件事之间存在什么关联,而研究辜鸿铭的黄兴涛教授敏锐地注意到,尽管孙中山与辜鸿铭的动机不尽相同,思想也迥然有别,共同的背景都是美国国会通过“排日移民法案”及该法案在日本所激起的“大亚洲主义”反应<sup>[1](P330~336)</sup>。只是与辜鸿铭的文化守成相比,孙中山的政坛角逐和局势变化的起伏更加合拍。日本的藤井升三教授在所著《孙文研究》一书的第4章《1924年孙文的访日与大亚洲主义演讲》中,作为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演讲的语境,专节讨论了排日移民案与日本大亚洲主义的重新抬头,关照相当周详<sup>[2](P203~226)</sup>。不过,藤井

<sup>\*</sup> 收稿日期:2006-08-29

**作者简介:**桑 兵(1956-),男,河北威县人,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 一般相关著述以外,最具代表性而较新的研究成果是伊原泽周的《论孙中山先生的泛亚主义》(《国父建党革命一百周年学术讨论集》第1册,近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452~473页)、王尔敏的《大亚洲主义》(李云汉、王尔敏《中山先生民族主义正解》,第257~281页;刘真主编《中华民国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中山丛书》,台湾书店1999年版)、陈德仁、安井三吉的《孙文と神户》(补订版)(神戸新闻总合出版センター2002年版)。

教授着重于日本的大亚洲主义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内容上的异同及其关联,结构安排又将李烈钧访日放在叙述排日法案之前,使得排日法案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的事实联系尚有一定的空间。检讨当时中日(包括台湾)各报刊对于各方面的相关报道,可以把握孙中山的心理脉动与波谲云诡的时局其实联系得相当紧密,内政的因素之外,排日法案所引起的日本乃至东亚局势的变动,可以说是影响孙中山日本之行及其大亚洲主义演讲的最主要外部原因。

## 一、排日移民法案的由来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学习西方,一度以脱亚入欧为理想目标。此后逐渐反省,而有国粹主义与大亚洲主义的反弹。在追仿一定程度的成功之后重新定位自我,本来是所谓现代化进程中的常态,只是日本的强盛发生于帝国主义强权时代,其反省主要是因为迅速地崛起势必引起已经定局的势力范围重新划分,受到白种强权国家的压制,而不得不再度进行身份认同。1924年美国的排日移民法案在日本激起广泛而强烈的抗议乃至痛定思痛的反省,即为显例。

排日移民法案的发生,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日两国争夺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霸权。后起的日本碰上坐大的美国,各自都是野心勃勃,咄咄逼人,胃口极大。尤其在山东问题和海军防备问题上,双方产生尖锐矛盾。日本针锋相对,寸步不让的态度与气势,令美国大为不快,难以忍受。国内的反日情绪迅速蔓延,外交方面,也动作频出,设法反制,冲突急剧激化。《台湾日日新报》报道:

美国舆论中,特要注目者,为近来之反抗日本气势。日本关于山东问题及海军防备问题,因求本国政府电训,其结果华府会议,至

续行延期。其责任似欲推在日本,故气势渐以浓厚。然日本对于山东及防备问题之主张,则以为别问题,故乘会议迁延,屡预为言明。现排日论再抬头者,为《纽育泰晤士》、《德利比理》、《巴普列克礼惹》诸报,皆有煽起排日的趋势。就中如“哈斯特”系新闻之揭载记事,对于日本,尤一层抱不快之感。因此形势,曩为英美全权蹴倒之支那三十一(按:应为二十一)个条问题,遂再由支那提议,有主张为此乃山东问题解决前提之条件状。二十一个条案上为议题事,断不可也。<sup>①</sup>

日本移民问题为20世纪初以来日美两国间的重大争议,或许出于“黄祸”阴影的恐惧,美国限制亚洲移民,由来已久,以前主要针对华工。对于日本移民,同样企图根本禁止,多方鼓吹而未实现。1905年美国旧金山排斥日本儿童与美人同校引发争端,次年日本因美国排日运动甚炽,自动与美缔结绅士协定,禁止日本劳工赴美,此后日本人以他种方法秘密入美。1913年加州又制定土地所有法,禁止日人有土地所有权,农业地租借亦限期3年。1919年美国主张废止绅士协定,严禁日人以照相结婚为名入境。日本为缓和关系起见,自动禁止。1920年11月,加州制定新的土地所有法,取消前此农业地租借权<sup>②</sup>。

美国的加州,日本移民相对较多,与原来居住者的摩擦早就时有发生,在反日情绪弥漫的氛围下,情况日益严重。1921年起,美国人逼迫日本移民迁走的事件日渐增多<sup>[3]</sup>。政客们遂利用这种形势作为竞选的筹码,加州当局趁势提出排日土地法案,州长还鼓动当地人展开宣传运动,促使排日法案在国会获得通过,并以排日问题为选举的重要政见<sup>③</sup>。面对严峻的局势,日本政府一度采取示好于美的政策,以缓和紧张关系<sup>[4]</sup>。可是美国的反日情绪依然不断蔓延,以排日为目的的禁止亚洲移民入籍法案通过于大法院,并再度提出于

① 《排日气势抬头》,《台湾日日新报》(汉文版),大正十一年(1922)一月二十日,第5版“电报”。同日该报日文版第2版有同样的报道。

② 《日美问题》,《中华新报》1924年5月30日,社说;渊泉:《日美问题与人种战争》,《晨报》1924年5月4日。

③ 《加州知事排日宣传》,《台湾日日新报》,大正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第2版“外国电报”。次日该报汉文版以《加人宣传排日》为题报道。

下院<sup>①</sup>，农业、矿物部长公开主张排斥亚裔人，其他亚洲移民较多的州相继支持防止或减少亚洲人拥有土地以及从事渔业的法案<sup>②</sup>。美国 48 州当中禁止日本人拥有土地的已达 12 州。上下两院各有议员提案禁止日本人入境<sup>[5] (P4)</sup>。排日情绪使得两国间的文化艺术交流也受到影响，在美日人开始抱怨政府对美外交的软弱<sup>③</sup>。此后，美国多名州长联署排日法案，形成政治压力。加州下院还通过决议，永远禁止亚洲人获得市民权<sup>[6]</sup>，并要求国会同样决议，此外还有十余种排日法案<sup>[7]</sup>，其中包括不准设置日本语学校等，后来陆续获得通过<sup>[8]</sup>。

1923 年日本东京发生大地震，国力受到重挫，无力抗拒压力，美国乘机实现多年排斥有色人种的政策。1923 年 11 月美最高法院判决日本人无归化能力，不但未来者不能再来，已来者亦不能自存。1924 年下院议员约翰孙提出修正移民法案，内容虽未指名日本，实际日本受影响最大。外人入美资格仅五项：(1)官吏及其家族从者仆用人；(2)因商务目的暂时入境的旅客；(3)过境者；(4)合法许可入境后，经由邻国从美国之甲地赴乙地者；(5)入美船舶船员因职务上之必要暂时入境者。此外，每年入美者有人数限制。不能取得美国市民权之外国人，一律禁止入境。除亚洲人外，其余各国皆有取得美国市民资格之权利，事实上仅指亚洲人。提案发表后，日本舆论哗然，美国务卿劝说取消歧视条款，一律只有人数限制，以示平等，遭到拒绝。4 月 12 日，下院以 322 票

对 71 票通过提案。上院亦有内容相似的提案，由大会交付院内移民委员会审查，结果认为不妥，另由李德提出消除排日条款的修正案，本来还有转寰余地。4 月 11 日，日本驻美大使突然提出抗议照会，中用“重大结果”一语，引起美方反感，认为意在威吓，4 月 14 日上院以 71 票对 2 票否决绅士协定，15 日议员邵理治提出李德修正案之修正案，完全禁止不能取得美国市民资格之外国人入境，当日无讨论大多数通过。两院提案内容近似，容易协调，总统为了选举，难以否决<sup>④</sup>。

其时日本在美侨民总数不过 14 万。下院通过法案后，日本方面一度寄希望于上院、国务卿和总统，以为法案通过的机会不大，并且主动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sup>[9]</sup>。所以上院通过法案，令日本各界大感意外，民间抗议及批判日本政府之声逐渐高涨。日方还曾指望总统行使否决权，最后连这一点幻想也落了空。美国两院协调会再延期的建议被下院否决后，5 月 26 日，美国总统签署了法案，自 7 月 1 日起生效<sup>[10]</sup>。

## 二、日本的反应

排日法案的通过在日本各界激起强烈反弹，反对运动相继展开。4 月 20 日，日本劳动组合在大阪铁工组合本部召开理事会，协议对策。在东京的日本俱乐部，浅野总一郎、添田寿一等 50 人聚议排日对策，除呼吁国际舆论反对不正立法以及日美悬案的根本解决外，强调日本国民的自觉

① 《排日移民案更に提出乎》，《台湾日日新报》大正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第 2 版“外国电报”；《米国新移民法中の排日条項》，《台湾日日新报》大正十二年二月九日，第 3 版“外国电报”。

② 《加奈陀亦排日》，《台湾日日新报》大正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第 2 版“外国电报”；《美国排日法案》，《台湾日日新报》大正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第 3 版“电报”。

③ 《早くも排日运动抬头し米邦人外交の软弱を慨す》，《台湾日日新报》大正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第 5 版“外国电报”。此日该报汉文版以“美人排日运动”为题的报道称：“华府会议一周年之今日，例之排日运动又起。即自此回美国大审院判决日本人无归化权之事始。犬养某氏，素为日本人画家，颇知名于中外人间，过去五年间，常出品市俄古美术馆，今年何故以其为外人之理由见拒。‘夏斯顿’氏所经营活动写真会社，更揭排日映画，宣传加州年年为日本人侵略而去，来十九日起，且于‘拉俄利’座公开。日侨今甚憾本国政府对美外交之软弱，又愤未任币原大使后任者，只令代理大使磋商者。”第 6 版“电报”。

④ 《日美问题》，《中华新报》1924 年 5 月 30 日“社说”；渊泉：《日美问题与人种战争》，《晨报》1924 年 5 月 4 日；《禁止入国条項》，《台湾日日新报》大正十三年四月十六日，第 5 版“电报”；《排日案の注目すべき点》，《台湾日日新报》大正十三年四月十六日，第 3 版“内地电报”；《美排日法案の内容》，《台湾民报》第 2 卷第 9 号，大正十三年六月一日；《排日条項を削除せよ米国上院移民委员会决议》，《台湾日日新报》大正十三年三月三日，第 3 版“内外电报”；《美排日案修正》，《台湾日日新报》(汉文版)大正十三年三月二十八日，第 5 版“电报”。

以谋移民所关国策<sup>[11]</sup>。4月24日,大阪市民4000余人集会演说,反对排日法案,并致函美国总统和各大媒体、公司机构,要求否决<sup>[12]</sup>。尤其是美国总统签署法案后,日本全国上下情绪激动,当局还算克制,避免引发大规模冲突甚至战争,社会团体则不断组织各地各界民众召开国民大会,东京的数千名学生举行了游行示威,有人还上演了在美国使领馆切腹自杀或卸下美国国旗的过激行为。6月5日,东京18团体和新闻记者发起对美国国民大会,在两国国技馆召开,听众达6万人,馆内毫无隙地,不得入场的群众,则环绕于馆外。望月小太郎、慎原悦二郎、小川平吉、建部越吾等沉痛演说,先发表强硬宣言,以正义公道促使美国反省,并决议极端反对排日法<sup>[13]</sup>。6月29日,“以头山满翁、上杉慎吉博士、上泉海军中将、内田良平诸氏为中心成立的东京国民大会主办对美国纪念会,午后一时在芝增上寺召开”<sup>[14]</sup>。

知识人士针对这一事件也进行深度反省,《改造》、《日本及日本人》等各种报刊纷纷发表讨论意见。其中一种意见就是延续国权主义的大亚洲主义,为日本重新定位,借排日唤起国论:“排日案实施期之七月一日,为国民永久不忘之国辱纪念日,兴业师已开始禁止美国映画上场映照,各团体亦开演说会,唤起国论。一般爱国者及大业社,对华族富豪其他阶级,皆希望际此国难,首先节约奢侈品,极力排去浮华轻佻,以重视对美问题,并印刷其他二三条项以书留邮便为配布,或企以七月一日访问其家庭,听其返答。如跳舞等之嗜好者,此时断然求其中止。一面亚细亚协会乘此机会,组织全国劝说队,以亚细亚民族之团结,力为唤起国论。”<sup>[15]</sup>他们认为,排日法案显然基于黄白人种偏见,日本在巴黎和会代表有色人种主张的“人种平等案”,被一脚踢开,对此,亚细亚方面今后人种的感情与偏见将会增长,其结果,将会刺激比世界大战更加恐怖的国际感情。迄今为止,日本国民深信凭借国威,可与白人先进国国民并肩,并得到欧美文明国民的共同认可,日本成为世界五大国甚至三大国的一员,排日法案使日本国民的自信被出卖,日本的国际地位陷于不利,原因只是出于人种的偏见。不仅日本,对于同一人种的中国,美国一直以来也顽固地予以排斥,给与日本、中国、印度乃至埃及、巴勒斯坦等有色人种

以深刻感铭。日本以下的4个地方,均为世界中心地带,将使回教徒居住之处不安定的气氛高涨,引起回教与白人之间的广泛冲突甚至战争。美国的行为犹如火上浇油,一些人认为会造成亚细亚人种动员,这必然导致不安定。人种问题应当通过外交途径以和平手段取得谅解和互信,但同时亚细亚民族间目前的冷淡关系应当大力改善,尤其要制止日中两国国民兄弟阅墙蠢举的重演,一致协力为东亚大局的善处。今后亚细亚民族的命运,很大程度将视日中两国国民的协调与决心如何而定<sup>[16]</sup>。

日本舆论的反应并不一致,一部分人认为回到亚洲主义的立场相当危险;而主张回到亚洲立场的人士,至少也有两种取向:一是重新检讨日本的亚洲政策,调整或改变歧视侵略殖民亚洲弱小民族的做法,以求获得其他亚洲民族尤其是中国、朝鲜的谅解,进而与之结盟,成为亚洲的盟主;二是仅仅利用人种差别的话题进行动员,不放弃日本对亚洲弱小民族的利益,凭借强权当上亚洲的霸主。

石崎东国的《人种问题和亚细亚文化联盟》指出:排日案使日本在列国环视之中受到美国的侮辱,为三国干涉还辽以来日本从未经历的国耻,日本以美国为重正义人道的国民,为了日美亲善,从来很忍让妥协,此番受到毫无道理、无视国际礼仪的羞辱,但不能通过战争等手段解决争端。他主张亚细亚文化联盟,以文化解放运动,打破白人限于白人的道德和限于基督的文明,根本解决人种问题,解放人类,实现世界和平。日本虽小,中国虽不足畏,“亚细亚若联盟起来,就有一大实力了”。从前美国的排日,只是看做日美两国之间的问题,不顾中国人有同一的关系,亦未考虑白人和东洋全人种的关系。“若是以前巴里会议或华盛顿会议得奋起,应不致有如今日,在列国环视的中间,日本独受其国辱,所以东洋人要自救,亚细亚人联盟,当在这时候,以相当的威力,启白人文明的蒙,使东西文化得早整備。……若是这亚细亚文化联盟的事业,得成立于这机会,日本一国的国辱,反成‘亚细亚人的亚细亚’最好的复兴纪念日,岂不是可欣的事么?”<sup>[17]</sup>

《改造》1924年6月号发表千叶氏的文章,呼吁“日本对同色民族要悔悟了”。该刊同期还发

表了题为《东洋人联盟的目标》的文章,批评日本过去在教育、政治、或社会生活各方面专要努力欧化,结果不仅失望于有色友邦,且有违背有色友邦的行动,说是日本若不将黄色的脸子,糊涂做白色,则恐怕不能列在五大国之一,就是日本学穿不合身的洋服,要求与白人受平等待遇。然而日本果然得到白人平等的待遇吗?排日法案即得到清楚答案。这是日本国民幡然由洋人崇拜的恶梦觉醒起来,觉悟自己之中有比洋人更贵重的文化存在的时机,今日东洋人联盟之声是自觉者的呼唤。欧美人自负为优等人种的心理,是根据最近一世纪的历史和物质科学文明的优越,无视以前的历史和文明的其他方面,实则欧美人没有建造精神文明的能力,一旦与自己的利益不合,便不以正义为正义,不以真理为真理。只有依赖东洋人的力量,即东洋人的政治、经济、军事势力能与洋人对抗或优胜于洋人时,正义与真理才能发现于全世界,国际和平的基础存在于东洋人的联盟。提倡东洋人联盟,不仅要与西洋人对抗,更要进而教化白人,再铸造白人做新的正义人。历史证明,东洋人在精神方面和道德方面都很优秀,完成自己兼以教化他人,是人类的使命,也是东洋人的使命。东洋人联盟就是实行这一使命的手段<sup>[18]</sup>。

日本众议院议员神田正雄的《排日法和全亚细亚的问题》表示:排日法是日华提携的促进,反对排日的正当性,须对外解决对华问题,对内讲究台湾、朝鲜问题。中国大而实力缺乏,日本虽有实力,仍受美国愚弄,须与中国提携,才能收到实效。两国亲善的障碍为二十一条,应当废除形式,重新缔结同样的条约,以尊重爱面子的中国人的国民性。禁止华工也要改,许可具有同日本6年义务教育程度的人入境。日本对欧美诸国采取正当行为,对中国则被欧美人所误,行为不当,应当谨慎。中国怨日本比怨欧美更甚。要实现共存共荣,相提携于世界,日本应示以大国民的襟度。对于台湾、朝鲜,则要尊重其文化风俗,注意民意,给与参政权(其时台湾设置议会运动勃兴),不能以支配者征服者的态度一味进行压制,以自己的本位强欲同化。这样才能堂堂正正地反对美国排日<sup>[19]</sup>。

东京的《日本及日本人》半月刊发表军学各界名流的论文,对美态度激烈,多主张联络中国,结合东亚各民族同盟以抗美。如与中国缔结人种

同盟,于东京、大阪、北京、上海举行同盟成立仪式,由政府支持<sup>[20]</sup>。是年10月,该刊还编辑出版了《大亚细亚主义》特集,收录50位各界人士关于大亚细亚主义的意见。认为排日移民法是对全亚细亚民族大宣战的布告,应当惩罚美国,要确立大亚细亚主义,唤起内外舆论。作为手段,是以在日本培养成熟的儒教和佛教为日中印三国提携的连接点。甚至以大亚洲主义为对抗美国门罗主义的亚洲门罗主义。稍持异议者只是怀疑相互提携的可能性,或以为应当用正义人道对抗人种歧视<sup>[21](p219~220)]</sup>。东京《朝日新闻》也发表社论,高唱对华亲善论<sup>[21]</sup>。《台湾日日新报》则认为移民法案不仅令日本人不快,也是对有色人种的最大侮辱和黄白人种的挑战,日本应当谋求亚细亚民族的大团结,日本政府对于美国的排日应采取积极对策,并利用这一时机<sup>[22]</sup>。

也有人从另一面对于亚细亚联盟表示异议,日本报载《亚细亚联盟之真精神》,反对以取消二十一条,撤废日本禁止华工入境,开放朝鲜台湾、放弃满洲等为亚洲各民族结盟的先决条件,认为日本的衰颓非亚洲复兴之道<sup>[23]</sup>。这实际上是企图继续原来的侵略殖民政策,用强横手段占据亚洲的霸主地位。所以英文《日本纪事报》批评日本人主张人种平等、亚洲同盟,反对排日,但对美国排华、排印以及日本自己排华,均未仗义执言,对日本剥夺高丽、台湾人和华侨的自由,亦默不作声,其目的只在扩充日本对美战斗力<sup>[24]</sup>。

### 三、日本以外的反应

美国排日移民案引起的日美冲突,孙中山一开始就予以关注。这时日本驻华通讯机构不断多方探寻中国各界人士的意见,作为南方政治领袖的孙中山当然是其重要追踪对象,但是孙中山并不愿意公开明确表态。4月间,“或就日美问题,征求意见。孙逸仙氏,本日返信,有该问题所关,余憾不得立意见之语(二十一日北京发)”<sup>[25]</sup>。

稍后,日本驻广东通讯社记者专门拜访孙中山,询问其关于排日案的意见,后者仍然表示:“余于此问题,初无特殊之感想,”但答案还是进了一步:“此在日本毋宁视为最良之教训,须为黄种色人而觉醒之绝好机会。此外余殊无所感也。

日本以前过于倾倒白人中之势,少所顾虑。余企图亚细亚民族之大同团结已三十年,因日人淡漠置之,遂未具体实现以至今日。使当时日本表示赞同,想不至如今次受美国极端的屈辱。……余此际所望于日本者,忍受耻辱,退而静谋亚细亚民族之大结合。俟黄色人种之团结完成,然后讲求对于此次屈辱之方策,斯日本民族之愤激庶不徒劳,而有圆满结果之一日。美国此种态度正当与否,余不愿明答。何则?盖恐引起日本并吞高丽是否正当之反问也。为日本计,此际无论如何,惟有隐忍以图国力之充实,并努力亚细亚民族之团结。至于此问题将来之进展如何,全属未知之数。南方政府未尝就此考虑何等之对策,局面之变化,殊非吾人所能预测。”<sup>①</sup>5月16日,孙中山又在大本营接见日本东方通讯社社长樱井氏,与谈美国排日法案及中国时局<sup>[26]</sup>。

孙中山态度的保留,与中国乃至亚洲各国人士对于排日法案的反应以及当时的中日冲突有很大关系。

排日案发生后,面对日本各个媒体的询问,中国各界要人反应不一。北京言论界开始对日美问题大多保持沉默,只有江庸表示同情。即使同情和声援者,也相当谨慎。黎元洪致函东京《朝日新闻》,要中日根本扫除人种差别,放弃西洋物质万能思想与殖民思想,即为亚细亚全民族团结之好机会<sup>[27]</sup>。原外交总长王正廷称:“吾华久为美国移民问题所苦,几次抗议,终无功效,至今美国境内,全无吾华移民。日本今日适遇吾华经验之第一步,体验吾华难堪之苦痛,吾华同病相怜,益加同情。……夫事之根柢,在人权的偏见,且内政上多所作用,不易圆满解决。日本舆论目下攻击美国态度,不无或起两国战争之惧,固不得言,毕竟日本惟有饮泣已耳。”<sup>[28]</sup>只有中央银行副总裁张嘉璈和唐绍仪的态度比较鲜明,前者表示:“此回美国移民法案,即禁止日本人移民之案通过,令人惊骇,斯不仅日美国之问题,而美国与亚细亚民

族间之问题。吾华人之对美国,亦与日本人同其感情,即美国与亚细亚民族之人种问题,潜在根底。……总之,望大统领为东洋民族坚拒,日本努力根本解决也。”<sup>[29]</sup>4月24日唐绍仪在上海对来访的记者说:排日法案有违正义,非人道,贤明的总统应当否决,冷静的阁员也不应采用。美国的先辈英国已给美国黑人一样的社会待遇,而美国依然差别对待。此次移民案不仅对日本,对于中国、印度等其他有色民族也是侮辱,挑战人道,成为野心家政争的工具。热爱正义的美国人应尽早取消,制止有辱美国历史光辉的事<sup>[30]</sup>。

中国人士对于排日法案的反应不够积极,与中日之间的形势不无关系,主要有二:

其一,自从二十一条签订以来,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不断高涨,抵制日货等各种形式的反日运动此起彼伏,到1923年初,更有形成高潮之势。因为日本的纺织业等侵入、二十一条、旅大回收等问题,上海、长沙、福州、厦门等地的抵制日货运动如火如荼,长沙还与当地的日本人爆发大规模冲突<sup>[31]</sup>。“当地排日运动,因排日报煽动,有渐盛之趋势。孙文氏曰:二十一条约,是北廷旧式外交之结果,吾人所力反对。夫排日之事,固吾人所不愿,然不能压迫舆论之勃发,唯两国要力提携,解决二十一条问题,以绝日之祸根耳。”<sup>[32]</sup>当各地的反日运动遭到当局压制时,作为革命策源地的广东,自然成为反抗民众的向往和希望,“从来置本部在上海之排日原动力(不明)联合会,为见迫于上海法租界,被其所逐,因要移置本部于广东”<sup>[33]</sup>。

其二,东京大地震时,日本发生虐杀华侨事件,后来又限制华人入境(1924年5月实行),引起日本华侨的强烈抗议。反对理由之一,就是美国排日的事实<sup>②</sup>。上海《民国日报》社论明确指出:中国的移民比日本移民更加受苦,美国制定移民法案,全是出于人种的偏见,所以日本的反抗,

① 《帅座对美排日案谈话》,《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4月30日。同样内容参见大正十三年五月十一日《台湾民报》第2卷第8号《孙氏排日观》。4月25日《东京朝日新闻》据23日广东来电报道孙中山关于排日移民法的谈话,内容与此大致相同。见藤井升三:《孙文の研究とくに民族主义理论の发展を中心として》,第218页。只是其中以日本为亚细亚民族盟主谋求亚洲民族解放的说法,为其他报道所无。

② 《日本限制华人入境》,《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5月13日,第6版中外要闻;《日本排华问题》,《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5月22日,第8版中外要闻;《日本取缔华人新苛例》,《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6月5日,第6版中外要闻。

乃吾人所深深同情。然而,日本若只是为着自卫的目的而争论,而不为根本的打破美国人之偏见者,吾人实难赞成。苟欲打破美国人的偏见,促进黄白二人种的平等地位,仅仅单靠着外交上的手段,实难达到目的<sup>[34]</sup>。孙中山所谓“余关于中国移民排斥问题,亦无何等感想。中国今日毫无向外发展之余力,非先专意以促内部之统一不可”<sup>[35]</sup>,即指此事。在错综复杂的外部形势下,加上内政的诸多因素交互作用,孙中山不便孤立地就具体事件发表评论,可以理解。本来美国排日以整个亚洲为的,同为亚洲人,应当感同身受,予以声援,可是要同时遭受日本歧视侵略的中国人或其他亚洲人义愤填膺地表示对日本的同情与支持,甚至挺身而出,未免强人所难。所以有舆论希望日本人能够与其他亚洲民族易地而处,换位思考。

孙中山的态度与国人及其他亚洲人的心理相近,因而得到了呼应或共鸣。《盛京时报》发表论说《日美之争潮》,呼吁全亚洲有色人种一致起来,做日本争正义争人道的后盾;同时要求日本自己切实履行正义人道宣言,停止放逐华工,以免自相矛盾,令人灰心<sup>[36]</sup>。上海舆论指责日本禁止华工,《民国日报》等觉悟到中日两国均在同一命运中<sup>[37]</sup>。5月30日《中华新报》发表社论《日美问题》,其中第4部分“中国人之感想及所望诸日本者”,以日本之强,犹不能免劣视,中国更须努力自奋。“至于日本国民,吾人固同情其愤慨,复不能不望其觉悟。”甲午、日俄战后,日本形势大有可为,“然其后未能取得被压迫各亚洲国民之信仰者,徒以其方针错乱,反学欧洲之侵略,或变本加厉,故精神上陷于孤立。……日本欲开拓国运,应自决心求友始,求友应自同种始,而提携同种国民之先,尤应改革内政”,给与朝鲜、台湾人参政权,“国内且有民族差别待遇,何以责白人乎”<sup>[38]</sup>。

《晨报》1924年5月4日刊载署名“渊泉”(陈溥贤)的文章《日美问题与人种战争》,指出美国由人种成见排斥亚洲人,使将来世界在国家战争之外,多一重人种战争之恐怖:“凡属亚人,同遭轻蔑,断不能视为日美两国问题,袖手旁观,置

身事外。吾侪主张亚洲各国联合白种以外之人种,共同对白人提出人种差别待遇之抗议,苟有一国对于任何人种有歧视之举,则吾人惟力是视,誓与对抗,务使此反人道、背正义、无公理之举动绝迹于世界而后已。吾侪所争者,决非一二国家间问题,非一二人种间问题,亦非十年二十年间问题,实全世界全人类无穷未来之重大事件,为良心上所不能轻轻看过者也。”同时忠告日本痛自反省,本着正义人道,改变对华态度,放弃歧视排斥华工政策,以免授美人以口实。

亚洲的另一大国印度,对于排日案的反应比较强烈。印度独立运动要人陀斯对《台湾民报》记者发表意见:“米国的排日移民法案是西洋帝国主义好战主义之表现,排日案不过其一实例而已。其排日移民案,不过是排斥全亚细亚人之大规模计划的一小部分哩。对加奈大、南阿非利加、濠州等之亚细亚人的选举权问题的实例也是一样的。他们白人的手段,是要阻害亚细亚人的发展的阴险手段,在西洋诸国的思想,谓西洋是世界最高文明的代表者,所以他们洋人由其自国领土内驱逐亚细亚人,是他们应当的权利。对这的救济策,在创造亚细亚自由国民的联盟而已。一个个的亚细亚各国民降服于白人之势力下之中间,全亚细亚人则不得不继续承受被压迫的痛苦了。西洋诸国虽奉基督教,并没有基督精神的存在,所以要维持世界的平和,须要促进印度教佛教回回教的联合哩。”<sup>[39]</sup>

印度国民会议议长、泰戈尔、印度独立运动领袖施阿尔泰斯等人抨击排日为侮辱全体亚细亚民族的不人道行为,呼吁结成亚细亚自由国民的联盟。要求全体亚洲人从久眠的状态中觉醒,具有全亚细亚的自觉意识,以此保障大亚细亚联盟的民族生存,并为崇高文化建设的母体。他们针对美国的“白人美国”,主张“有色亚细亚”,要求白人从亚洲大陆撤退,宣称“这是亚细亚人的自卫,能够使亚细亚人的生存归于平和的唯一保障”<sup>①</sup>。

8月,亚细亚协会及上海经济日报社发起亚细亚问题大讲会,在上海文监师路日本人俱乐部三楼大讲堂开会,中日美印4国约700人出席,中

① 《由酣睡中大亚细亚的觉醒和白人侵掠的抗拒》,《台湾民报》第2卷第12号,大正十三年七月一日,第5~6页“论说”。锡舟译自《日本及日本人》。



日最多,美印次之。户川吞峰、山桐、虾斯笃里(印)、张继等相继发表演讲,从中可以窥见各自立场态度的差异。户川称:欧美风靡个人主义、自然主义、社会主义,排日与战争,为三种主义之结果。亚细亚联盟之使命,在防止人种战争于未然,所以不得不与美之恶思想宣战。山桐表示:国民党从来主张中日亲善,日方则相反,伤感情之处甚多。应注意3点:1. 外交意旨独立。2. 文化自尊,不宜欧化。3. 尊重人民个体,不以军事经济定国家强弱。虾斯笃里说:要以亚细亚固有文明改良欧美文明,重精神,不全以物质。张继则着重批评日本的亚洲政策,认为中日之间不能相见以诚,是因为日方甲午以来,变化百出,行同蝙蝠,毫无诚意,甚至有意欺骗中国人。日本目前政治有改善的基础,“日本新政治家,如提倡亚细亚联盟,必先提倡亚洲民族之独立。但此言之易而行之艰,因日人恐惧朝鲜、台湾之丧失也。余深望日人在远处着眼,则将来所失者小,所得者大,而亚细亚盟主之一席,亦可操左券而得也”<sup>[40]</sup>。这些议论,与孙中山的看法主张相当接近。

## 四、孙中山态度的变化

随着事态的发展,孙中山和国民党对于排日问题的态度逐渐明朗,并开始主动发表意见。5月30日,“孙文氏本日吹学说及三民主义,所入六枚蓄音机,病后不见疲劳,约四十分久吹后,语记者曰:美国大统领之排日法署名,是与亚细亚民族之大同团结以最良之机会。日本宜退而努力亚细亚复兴之事也”<sup>①</sup>。

日本学者大都注意到李烈钧访日与孙中山访日的关系,强调其作为孙中山特使的身份为后者的访日作准备。可是,李烈钧抵达日本已经9月底,而本来这一行动应当在6月中旬就实现。其契机仍然与日本对于排日问题的反应有关。1924年6月15日《台湾日日新报》刊登6月14日东京发出的电报:“广东政府大元帅孙文氏关于排日问题发表同情日本的声明,最近依据作为顾问的山田纯三郎发来的情报,参谋总长李烈钧和军事

顾问井上健于15日一同来日,所担负的使命,一则孙文年来希望为亚细亚民族团结作准备,同时希望与参谋本部方面联络。现在阁员中与孙氏保持友谊者以及赞成派遣特使的各方面致电表示欢迎。”<sup>②</sup>

前述5月30日孙中山对记者的讲话,虽然主动谈及排日问题,并没有明确评判,所谓同情日本的声明,迄未发现。不过,孙中山态度的变化,当与6月以后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士对亚细亚联盟表示赞成,并且与一些人开始有意反省日本的亚洲政策有关,其中不乏在日本政界颇有影响的孙中山的旧友,背后应当还有通过山田纯三郎等人与日方具体联系的管道。

可惜,这时继大隈重信出面组阁的加藤高明是二十一条的祸首,历来将对华关系不利归咎于政府对华政策的软弱,主张强硬立场,反对放弃旅大和修改二十一条<sup>[41]</sup>。所以7月《广州民国日报》发表署名“雁声”的时评《亚细亚联盟问题》,认为亚细亚联盟固然是好事,但日本小而强,对亚洲诸弱小民族如琉球、台湾、高丽,均在吞并之中;对于中国,未曾尽提携之义,欧美列强压迫中国,日本未尝帮助反抗,反与之平分权利,侵占满蒙,以致中国任人宰割。中国地大人多,亚洲同盟无异于中日联盟。日本要以实力保护亚洲民族,促进亚洲全体进步,尤其是获得中国的感情<sup>[42]</sup>。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还在加紧排斥和迫害华侨华工,为此,驻日华侨代表曾向孙中山求援<sup>[43]</sup>。8月5日,日本驻广州总领事天羽英二来访,告诉孙中山日本政府有意改订取缔华工条约<sup>[44]</sup>。8月9日,国民党发布《本党忠告日本国民书》,抨击日本取缔华工,认为美国排日,施诸不同种不同文之国,日本则专以相同政策施诸同种同文之中国,凌轹同种,豆箕相煎,较异种为尤烈。所唱亚洲人种大团结,别有用心,决无诚意<sup>[45]</sup>。“中日两国为同文同种,理有团结亲善之精神,其实日本之对中国全无诚意,例如对待中国之劳动者,加以暴民取缔,吾人不能无疑之。日人受美国禁止移民,朝野反对,夫己所不欲,何施于人,愿我亲爱之日本国民一致鞭撻政府,俾有以觉醒之也。”<sup>[46]</sup>呼吁

① 《孙文亚洲复兴谈》,《台湾日日新报》,大正十三年六月二日,第4版“电报”,五月三十一日东京发。

② 《李烈钧氏来朝说》,《台湾日日新报》,大正十三年六月十五日,第2版“电报”,六月十四日东京发。



日本国民把握东亚大势之转机,向政府施压。

如果说6月中旬李烈钧等人的赴日计划侧重还在争取当朝的一面,上述形势显然不利于使命的实现,迁延两个半月,不难理解。即使9月底勉强成行,李烈钧在东京与加藤内阁成员以及其他朝野党政军财界人士的联系,反应也相当冷淡<sup>[2]</sup>(P203~206),以至于仅仅10天,李烈钧就打算放弃计划回国。孙中山接电后,开始允其“相机行动”,详细考量后,次日再复电,告以“兄为派驻日本联络彼中朝野之士,为发起亚洲大同盟以抵抗白种之侵略而往,为久驻日本,宣传此旨之任务。今忽有回命之请,想彼政府胆小如鼠,不敢接纳吾人之大亚洲主义。果尔,则兄万不宜自行离日,当久驻而为积极之宣传,必待日本政府有明令下逐客而后行,方足揭破日本之真面目”<sup>①</sup>。接到孙中山的指令,李烈钧调整了行动方针,他连续向记者公开表示对日本政府和各政党高层的不满,指出日本国民的意志与执政者的意见不免疏隔,未能完全融洽。“率直言之,即漠视国民精神、迷信帝国主义之人仍然不在少数也。”“日本深欲与英、美接近,此等政策,不仅在日本为不利之事,且为到底不能实现之事。”中国则要发扬民众政治。“目下最紧要之问题,则为中、日、俄之亲善与提携。余此次来日,完全基于此项目的而来,意欲先与兄弟之国,即俄国与日本相互联络提携。此中、日、俄三国提携如能成功,则东洋同盟或亚细亚联盟之基础成立,扩而充之,以至于左右世界之大势决非梦想”。并明确指出三国联盟要以中国为中心,“今后中日亲善,不能不由两国国民之相互提携”。希望30年之内实现这一目标<sup>②</sup>。此后,孙中山至少在公开场合将主要诉求对象转到日本国民方面,这也是他在神户所作大亚洲主义演讲的主旨。

孙中山绕道日本北上,目的之一,是“与彼邦名士接洽,谋根本的提携”<sup>③</sup>。名士当然不分朝野,因而孙中山在神户鼓吹东洋的王道文化,“有人以为这是孙先生因欲投日本人的嗜好,故选了

这个题目”<sup>[47]</sup>(P11~12)。日本学者注意到日本神户商业会议所方面希望拟定的演讲题目为“大亚细亚问题”,孙中山则宣布为“大亚细亚主义”<sup>[48]</sup>(P244~258)。其间的差异,随同孙中山访日并担任演讲口译的戴季陶在1925年《改造》(日本)3月号发表的论文《就日本的东洋政策而言》中显然指出:孙中山绝非投日本人所好演讲大亚洲主义,“孙先生全是虑近代的国家的民族的道德的衰沉,慨近代的政治哲学的不大进步,故高唱了东洋古代的政治哲学——尤其是孔孟的政治哲学的真义的”。这篇文章颇有进一步解释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演讲的主旨,尤其是何以要以日本国民为诉求对象的意味。戴在神户滞留数日,亲眼看到日本人对于美国联合舰队演习和英国在新加坡重建军港感到愤慨,而日本以外的亚洲民族对此却吾不关焉。甲午战败,中国对日本并不抱敌忾心,二十一条后,中国国民才认识到不可不绝对地排斥日本。“东方诸国民,至少当以现在把持着组织的制造力和完备的战斗力的日本为中心来团结,倾全力来抵抗英美的对东方政策。”但是因为合并朝鲜、以及对华、对印的错误政策,东方诸国民对于日本已恩断义绝。“日本若不抛弃帝国主义,而且明白地表示愿为东方诸国民之友,那末,东方诸国民之对于日本的信任心不能够生出来,因此自然以日本为中心之东方民族的大同团结是无望的了。”孟子对齐宣王说:“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能为以小事大,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这寥寥数语,实在道破着国际政策的根本义。今日帝国主义的诸政治学者或经济学者等,万不能理解这种以大国事小国的外交策的渊源的原则。日本取以小事大的智者之道图强,强盛之后,蹂躏小国,失去东方诸国民的人心,导致孤立,所以无法对付英美的压迫。

孙中山的外交目标,首先在废除治外法权,恢复关税独立,进而废除不平等条约。至于收回列

① 1924年10月13日《致李烈钧电》,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第180页。

② 1924年11月8~11日李烈钧与日本各报记者的谈话。周元高、孟彭兴、舒颖云编:《李烈钧集》下册,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550~552页。

③ 1924年11月22日晚上海专电,《晨报》1924年11月24日,第2版。

强所占领地,鉴于可能性,则暂缓。即使如此,列强也不肯轻易松口。为此,说服日本国民,使之了解中国人民的意愿,从而形成对政府的压力,显得相当重要。孙中山到神户港后,与东京、关西的记者在“上海丸”会晤,长谈后提出两个问题:1.日华亲善的必要无疑,但要达到目的,用什么方法来做亲善的引导为合适?2.现在日本人对于中国的感想怎样?记者们回答道:最近日本的中国观比数年前变化很大,朝着相互谅解的良好方向。两国亲善的根本意义,在于两国国民了解两国是系于生死的重要关系,“若有协力便得自立,若是分离便共倒坏”。为了彻底相互了解,首先要相互接触,并且站在对方的立场来思考,中日两国应分别由了解对方的人来宣传对方,然后找出好的联合方法<sup>[49](P17)</sup>。

对此,戴季陶提出了日本回到大亚洲主义的具体先决条件,即日本应当取孟子之道:(一)对外援助中国国民的国家独立运动,撤废治外法权,关税独立,率先示范,宣言抛弃二十一条,以此作对等的关系,而筑同盟的基础。(二)对内抛弃殖民地统治方针,尊重朝鲜和台湾的民族自由,允许其召集人民议会和设立自治政府,而由各民族的自由的联合以定统一的国家的基础。南洋的日领诸岛,也许人民自治,尽量养成土人的政治的智识,同时引导其经济的独立,以示民族平等之典范。(三)速与俄国无条件复交,放弃剥夺德国人民自由,阻碍其国家复兴的政策,与俄、德签订自由合意条约,改变日本的国际孤立地位。其中第二项最为关键,对内抛弃帝国主义殖民政策,可为对外自由平等的国际信义的基础。中国和东方诸国民,相信日本没有帝国主义的野心,东方诸民族的大团结,才能以日本为中心而成立。日本在巴黎和会提出人种差别撤废案,中国的舆论反而嘲弄,以为太滑稽。日本若真的主张,非先丢掉自己矛盾的地位不可。“践踏那以大事小之道以定对内对外的方针,这即是最健全的国策。”<sup>①</sup>

戴季陶后面的这番话,已经不仅是解释孙中山的本意,甚至有代孙中山立言,或言孙中山言犹

未尽以及难言之隐的意思。《大阪每日新闻》发表社说《亚细亚民族的团结》,全面呼应孙中山的演讲,认为世界将来为白种与黄种战,亚洲民族要团结,以道德文明对抗物质文明,才能避免被奴役,实现独立自主,维持和平<sup>[50](P15~16)</sup>。

## 五、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反响： 以台湾为例

对于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演讲的评价,负面的可能还占多数,一般的立论,多从理论化的反帝立场,反应也限于日本方面,甚至与后来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以及汪精卫等人的附逆相联系。至于这一演讲及其相关思想对当时亚洲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人们影响如何,反应怎样,关注不多。从台湾知识人办的《台湾民报》的相关报道和文章,可以窥见一斑。

1924年4月孙中山初次对排日问题表达意见时,《台湾民报》就以《孙氏排日观》为题报道了谈话内容并发表评论:“孙文氏对于这回美国的排日问题说,白色人种的横暴,今更不要再论,而日本奋起为亚细亚民族团结,图同族的解放,是余三十年来的希望。然而惜日本更步欧米之后尘,不但不留意于亚细亚民族的团结问题,尚且有虐待弱少的民族。然这回受了米国的排日,想就有得着相当的教训,听说舆论沸腾,各种的运动继起,但是这回日本总也没有出最后手段的勇气,若要雪此屈辱,非留意于亚细亚民族的大同团结,依赖其势力之外,再没有法子了。以上所说的是孙文的意见,他对于民族团结的主张,是始终一贯的,他的主张言言句句都是不错,不知道日本的国民明白其教训吗?对与亚细亚民族的联合团结,共同努力其解放运动,不知道有感觉必要没有?但是我们想若是自己要求他人解放的时,自己要先解放他人才成,互相要团结合力的时,相互之间没有自由和平等不可,换句话说,相互之间若有差别的时候,自然就会生出反感辄,那么团结怎能成功呢?这回受美国的排斥,却也亲受其苦了,但

① 《台湾民报》第3卷第11号,大正十四年四月十一日。该文后注:“这篇文章是戴先生批评日本的东洋政策的,原文载在改造三月号,因这篇论是很难得的好文字,故特转译在这里,以享读者。一郎附言。”一郎或为张一郎,出席过台北的孙中山悼念会,并演说孙的主张。

对于排斥华工一事，自己总也难免一回的反省罢。如果有心于东亚的团结，须要对于中国的问题，朝鲜、台湾的问题，先解决妥当才成了。”<sup>[51](P7~8)</sup>

此后，《台湾民报》基本由这一立场发表意见，如署名“一舟”的社说《亚细亚民族团结的机会》，一方面指出：“细思美国议会通过该案的存意，表面上的对象虽是日本移民，其实的用意，确由人种差别的偏见，要排斥我们亚细亚民族的全体。”一方面又强调：“然而亚细亚的人，为什么倒取隔岸观火、我不关焉的态度？——甚至看日本的受辱，还有大叫快哉的人——更不可思议的，日本自己国内也冷冷静静，不闻有具体对付的方法。东京虽有开一次国民大会，其到会者寥寥如晨星，结果也不过决议对美国打发一封哀怨的通电，就算过人面情面了。见之每日的报纸，不是称赞美国大统领、国务卿的美意，就是报道美国那个新闻那个名士发表何等同情的言论。像这样的度量，或许是隐忍持重，但总免不了会受是仰人鼻息的误解。日本对中国的排日，向北京政府何等强硬的干涉？中美两国同一的行为，为什么对甲就用强硬的外交，对乙就取软弱的态度，何况中国排日的理由，比美国并不薄弱。且这回美国的排日，无所发见不平恐慌的理由，着实发源于人种差别的偏见。日本既自许为亚细亚的盟主，何以缄口受辱？为日本自国利害关系计，为同族的解放，日本亦宜奋起毅力，以图亚细亚民族的大同团结。我们认定美国通过排日法案，正是我们亚细亚民族团结的机会，又是日本实现亚细亚的盟主之绝好机会。但是日本要完成这样大使命、大目的，不可无相当的觉悟，甚么觉悟呢？一要厚待亚细亚弱小的民族，这回他们取隔岸观火的态度，可不是日本从来有令人不满的地方吗？二则要求他人解放，宜先解放他人。譬如对朝鲜、台湾的人，应该解放，与母国人受同等的待遇，享同等的幸福。倘日本果有实践躬行的雅量，亚细亚的民族，就不难于团结了。所以我们希望日本对于美国这回的排日法案，应取积极的态度，又利用这个问题以为亚细亚民族团结的机会。”<sup>[52]</sup>

6月孙中山将派李烈钧前往日本的消息传出，《台湾民报》又及时报道：“闻孙中山大总统将派李烈钧氏来日本访问当局，提议亚细亚的联盟，这个问题如果成立，亚细亚的将来是有望啦。印

度诗圣达戈尔氏也极力提倡此说。当此米国抱人种优劣的偏见，亚细亚人若得团结，以互相扶助的精神成立联盟的时候，我想欧西的人一定不敢再轻视亚细亚人了。世界的平和，总要撤弃人种的偏见，所以我们亚细亚人必要大发挥其实力，使欧西人认识，才能从他们的脑里，根除这个偏见了。希望在亚细亚的兄弟，决不可抱煮豆燃豆枝的精神，饮水要思源，才能保其面目啦。”<sup>[53]</sup>在对亚洲各民族结盟满怀希望的同时，呼吁团结一致。

与孙中山的呼吁相呼应，《台湾民报》在处境相当艰难的情况下，提出了“台人重大的使命”的特殊命题：“我台人既属汉民族，就是极爱平和的民族，亦是深重文化的民族，世界人类虽是很发达文化，而于弱肉强食的强权，还未能打破，这样平和的障害，真是可痛恨了。前日本曾对于人种差别唱撤废，就是鉴这缺陷要下针砭的功夫，虽是不能够达目的，那种理想岂不是可敬可爱的事吗？这个人种解放亦可为我台人重大使命之一，因为我们黄人种若思对于白人种要求平等待遇，当先要于黄人间撤去差别待遇，才免使白人有所借口。我台人倘知努力这一点，希望日本人加慎重于朝鲜、台湾的待遇，然后联合全体的黄种人正堂堂向白人要求平等待遇，不怕白人不能不撤废这差别。其次图日华亲善，亦为重大使命之一，保持东洋平和，或是要联合东洋民族防白人侵略，二国亲善，自然是很切要。从前因为政策上，和国民感情缺有圆满，今乘新内阁出现，和全国民的大觉悟，要扫一切误解和宿恨，亦属顶好的机会。若是得台人介于其间，表明双方的诚意，是很有功效，自然可进有实际的亲善，没徒弄口头禅的弊害。但是要使台人尽力，或要得中国人信用，想于治台的方策，是还有改革的余地。”为此，首先要充足台人的实力：1. 设置民意畅达的立法机关；2. 普及和提高教育；3. 打破陋习<sup>[54](P1)</sup>。不仅要争取自己的权利，还试图在中日两国的沟通联系之间发挥重要作用。

1924年11月，《台湾民报》第2卷第24号发表署名“前非”的文章《黄色人种应该着觉悟唠》，指出世界上黄白黑红棕五色人种，黑红棕已被白种摧残殆尽，成为奴隶牛马，能与之对峙角逐的只有东亚大陆的黄种，尤其是日本与中华，却还自相残杀，不知唇亡齿寒。东亚黄种应去掉以前相诈

相虞的私见,互相扶持,互相策励,使白人不敢加灭种的惨祸到我们身上。日本不要教唆中国的军阀,不要暗与军阀秘密订约,事事取合中国的民意而行,对台湾、朝鲜的同色同胞不要施压迫政策,发挥其固有正当的精神,享应享的权利,尽应尽的义务,没有日本、朝鲜、中华、台湾的分别<sup>[55]</sup>。

孙中山到神户演讲,《台湾民报》以《孙先生的‘亚洲民族联合’演说》为题,刊载了演讲的内容,并多方转载报道孙中山的行踪,言论也继续呼应孙中山的主张,希望中日两国提携团结,成一大团体之黄色人种,即使世界人种冲突,不肯受压于白人,且占优势地位。而结交须以诚意为本,台湾本属中国领土,台湾驻民系属汉族,与中国民族素有血缘之亲,欲图亲善中国,当优遇台民,以示亲爱之心,而敦友谊之好。“不然,则中国之民族,视我台民之境遇,必痛心疾首,深恨邻邦之残酷,衷心日益疏远,终无亲近之一日,且含有仇视报雪之心,何有亲善之可言哉。”<sup>[56](P12)</sup>这些言论显示,《台湾民报》的那批知识人把握住了孙中山大亚洲主义主张及其演讲的主旨,并从积极的角度予以回应。

孙中山逝世后,1925年3月24日下午7时,台湾有志人士不顾当局的干涉,在港町文化讲座召开追悼大会,盛赞孙中山提倡亚洲联盟,以固东亚黄人的义举,以其死为东亚黄人莫大之不幸<sup>[57](P5~6)</sup>。《台湾民报》称颂孙中山为革命共和国的元勋,世界的和平神,弱小民族的救主,尤其强调孙中山努力于东亚的亲善和世界的和平,尽力于弱小民族的解放<sup>[58](P6)</sup>。显然,他们对于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解读和共鸣,与当时的中日政坛乃至后来学人的看法,有着不小的距离。而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实际影响,回到时空现场,关照不同层面,也有着难以用理论的逻辑来评判的效应。

### 参 考 文 献

- [1] 黄兴涛.文化怪杰辜鸿铭[M].北京:中华书局,1995.
- [2] 藤井升三.孙文の研究—とくに民族主义理论の发展を中心として[M].东京:劲草书房,1983.
- [3] 加州日侨又被迫[N].台湾日日新报(汉文版),大正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
- [4] 米の排日感情融合加藤首相の政策欢迎さる[N].台湾日日新报,大正十一年十一月十日(7).

- [5] 排日案通过美下院[J].台湾民报,第2卷第7号,大正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 [6] 禁亚人市民权[N].台湾日日新报,大正十二年三月三十日(5).
- [7] 加州有排日案[N].台湾日日新报,大正十二年三月三十一日(5).
- [8] 加州排日案通过[N].台湾日日新报,大正十二年五月十六日(5).
- [9] 美政府与排日案、国务卿与排日案[N].台湾日日新报,大正十三年四月十六日(5).
- [10] 美国总统署移民案[N].台湾日日新报,大正十三年四月二十八日(5).
- [11] 铁工与排日将对、排日对策之决议[N].台湾日日新报,大正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5).
- [12] 市民大会决议[N].台湾日日新报,大正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5).
- [13] 日人反对美国移民法之表示[N].晨报,1924—06—08(3).
- [14] 永远に记忆すべき日の国民的狮子吼帝都の各所に举行学生数千の示威行列も行はる[N].台湾日日新报,大正十三年六月三十日(2).
- [15] 对排日唤起国论[N].台湾日日新报,大正十三年七月一日(4).
- [16] 人种的偏见的昂进を怖る犹豫ならぬ日支の提携[N].台湾日日新报,大正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3).
- [17] 石崎东国.人种问题和亚细亚文化联盟[N].台湾民报,第2卷第11号,大正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 [18] 东洋人联盟的目标[N].台湾民报,第2卷第11号,大正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 [19] 神田正雄.排日法和全亚细亚问题[N].台湾民报,第2卷第17号,大正十三年九月十一日.
- [20] 日人决心抗美之激论[N].广州民国日报,1924—06—08(4).
- [21] 日报唱对华亲善论[N].广州民国日报,1924—06—12(8).
- [22] 期せずして亚细亚民族の大团结を诱致排日移民法案の影響黄白人种斗争の第一歩乎[N].台湾日日新报,大正十三年六月十八日(2).
- [23] 日人提倡亚细亚联盟[N].广州民国日报,1924—07—10(6).
- [24] 英报讥评日人之妙论[N].广州民国日报,1924—06—25(8).
- [25] 孙文氏不明答[N].台湾日日新报,大正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5).
- [26] 孙大元帅接见日记者[N].(上海)民国日报,1924

- [27] 江庸发表日美意见北京报界均守沉默、黎宋卿之日美意见、中国舆论对日同情 [N]. 盛京时报, 1924-04-24(2).
- [28] 华人同情日本 [N]. 台湾日日新报, 大正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5).
- [29] 亚洲民族问题 [N]. 台湾日日新报, 大正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 (5).
- [30] 一种的人道的挑战, 唐绍仪氏的排日案批评 [N]. 台湾日日新报, 大正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2).
- [31] 对岸盛行排日热 [N]. 台湾日日新报 (汉文版), 大正十二年六月五日 (6).
- [32] 孙氏与排日事 [N]. 台湾日日新报 (汉文版), 大正十二年四月一日 (5).
- [33] 台湾日日新报, 大正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5).
- [34] 民国日报的人种偏见绝灭论 [J]. 台湾民报, 第 2 卷第 10 号, 大正十三年六月十一日.
- [35] 帅座对美排日案谈话 [N]. 广州民国日报, 1924-04-30.
- [36] 日美之争潮 [N]. 盛京时报, 1924-04-23(1).
- [37] 中国舆论对日同情 [N]. 盛京时报, 1924-04-24(2).
- [38] 日美问题 [N]. 中华新报, 1924-05-30(引自台湾民报, 第 2 卷第 12 号, 大正十三年八月一日).
- [39] 亚细亚人当联盟对抗白人之横暴 [J]. 台湾民报, 第 2 卷第 10 号, 大正十三年六月十一日.
- [40] 上海亚细亚问题的论潮 [J]. 台湾民报, 第 2 卷第 17 号, 大正十三年九月十一日.
- [41] 加藤组阁之对华政策 [N]. 广州民国日报, 1924-06-13(8).
- [42] 雁声. 亚细亚联盟问题 [N]. 广州民国日报, 1924-07-10(7).
- [43] 日本颁布排斥华工入境苛例 [N]. 广州民国日报, 1924-07-03.
- [44] 日领事晋谒帅座 [N]. 广州民国日报, 1924-08-06.
- [45] 本党忠告日本国民书 [N]. 广州民国日报, 1924-08-09(3).
- [46] 广东国民党致日本国民之忠告书 [J]. 台湾民报, 第 2 卷第 15 号, 大正十三年八月十一日.
- [47] 戴天仇. 就日本的东洋政策而言 [J]. 台湾民报, 第 3 卷第 11 号, 大正十四年四月十一日.
- [48] 陈德仁, 安井三吉. 孙文と神戸 (补订版) [M]. 神戸新闻总会出版ヤニター, 2002.
- [49] 锡舟译. 对孙文的希望 (《大阪朝日新闻》社说) [J]. 台湾民报, 第 3 卷第 1 号, 大正十四年一月一日.
- [50] 亚细亚民族的团结 [J]. 台湾民报, 第 3 卷第 1 号, 大正十四年一月一日.
- [51] 孙氏排日观 [J]. 台湾民报, 第 2 卷第 8 号, 大正十三年五月十一日.
- [52] 一舟. 亚细亚民族团结的机会 [J]. 台湾民报, 第 2 卷第 9 号, 大正十三年六月一日.
- [53] 亚细亚联盟说 [J]. 台湾民报, 第 2 卷第 12 号, 大正十三年七月一日.
- [54] 锡. 台人重大的使命 [J]. 台湾民报, 第 2 卷第 14 号, 大正十三年八月一日.
- [55] 前非. 黄色人种应该着觉悟唠 [J]. 台湾民报, 第 2 卷第 24 号, 大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 [56] 立峰. 论日华亲善之必要 [J]. 台湾民报, 第 3 卷第 5 号, 大正十四年二月十一日.
- [57] 台湾有志开孙先生追悼会 [J]. 台湾民报, 第 3 卷第 11 号, 大正十三年四月十一日.
- [58] 台湾人不该哭孙先生的死吗 [J]. 台湾民报, 第 3 卷第 11 号, 大正十四年四月十一日.

【责任编辑:赵洪艳】

## The New Immigration Law and the Exclusion of Japanese and the Lecture on Great Asianism by Sun Yat-sen

SANG Bing

(Institute of Sun Yat-sen,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Abstract** Most scholars found explanations for Sun Yat-sen's lecture on Great Asianism from his ideological system. However, this lecture is close connected with The New Immigration Law and the Exclusion of Japanese approved by the United States in 1924. It made Japan the country aiming at leaving Asia and entering Europe to face the choice of reorientation since Meiji Restoration. The Japanese people from all circles began to think about whether they should return to Asia. Meanwhile, some voices of allying with the great country of Asia were getting more and more popular. However, the countries in East Asia were all lack of interest for Japan implemented an aggressive policy in East Asia. At the beginning, Sun Yat-sen remained a quite reserved attitude. Till the voice of self-reflection appeared in the internal Japan, and other countries in East Asia had positive responses, Sun turned to strive for the support from Japanese government in order to unify China. But after failing in recourse to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parties, Sun turned to the Japanese people and tried to unite all the Asian peoples, including the Russian, to counterwork the federation of power countries and the power countries adhered by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their politicians. So the lecture on great Asianism, delivered by Sun Yat-sen at the end of 1924, did not cater for Japan, but to aim at attaining the sympathy from the people who lived under the colonial rule by Japa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ose people on Sun Yat-sen's great Asianism kept quite a distance to those of the politicians in China and Japan, as well as those of the subsequent scholars.

**Keywords** The New Immigration Law and the Exclusion of Japanese; Great Asianism; Sun Yat-sen

## A Supplementary Discussion on "Sun Yat-sen and the Issue of Peasants"

QIU Jie

(Department of History,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Abstract** The discussion of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previous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Experience on Sun Yat-sen as Descendant of a Poor Peasant Family", "The impact of Taiping Revolution to Sun Yat-sen", "How Sun Yat-sen Provoked the Peasants during the 1911 Revolution" and "The Idea of Sun Yat-sen on Peasantland in His Late Years".

**Keywords** Sun Yat-sen; peasant land; the equalization of land rights (pingjun diquan)

## Sun Yat-sen's Thoughts and Practices on the National Unification and Its Features of the Era

ZHOU Xing-lia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Abstract** After the 1911 Revolution, Sun Yat-sen aimed at realizing and maintaining the national unification. He put forward a set of thoughts on national unification, including its trends, essence, connotations, methods and ways. In order to end the split of the nation, he analyzed the situation and carried out northern expeditions and peaceful movements against the splittists for several times. In these ways, Sun hoped to rebuild a real unified and democratic republic and to proceed to build up an affluent and strong country. His thoughts and practices are imbued with brilliant time features, which form the main contents and the most parts of his revolutionary career of saving the people and reconstructing China.

**Keywords** Sun Yat-sen; national unification; thoughts; practice; time features

## A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Contacts of Sun Yat-sen and Tooyama Mitsuru

LI Jikui

(Department of History,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Abstract** Sun Yat-sen has strived for the cooperation and support from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individuals in his revolutionary enterprise. Among his Japanese friends, Tooyama Mitsuru had supported him for 28 years and kept a lifetime friendship with him. Based on materials of both Chinese and Japanese,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the facts and to discuss the influence of their friendship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n Yat-sen and Japanese government.

**Keywords** Sun Yat-sen; Tooyama Mitsuru; Chinese revolution; Japanese ronin